

草衣草履



K8
32

中國名人
故事叢書 管仲

(全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二版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賀玉波

校訂者 馮伯鐵

陳馮伯鐵

吹生

發行者 張一渠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兒 童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四二四號
電話九一九二三
電掛報號五七九八

兒童書局 總店

管仲

目次

序

- (一) 兩個朋友.....一
- (二) 管仲爲齊相.....十六
- (三) 齊國的富強.....三十
- (四) 管仲的武功與遺教.....四六

管仲

(一) 兩個好朋友

管仲，字夷吾，齊國，穎上人。

他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學問非常好的。

幼時，同鮑叔一塊做生意。分金的時候，管仲多取一倍，鮑叔也就罷了。

管仲心裏不平。大家罵管仲。

管仲說：

管仲並不是貪圖這區區的銀錢，因為他的家裏窮，我自己

情願讓他多取一點罷了。」

又，他們倆人，曾領兵去打仗。上陣的時節，管仲總躲在後面；還兵的時節，又趕快趕在前面。

旁人多笑管仲沒有膽子。

鮑叔說：

「管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養，那裏真是膽怯呢！」

他料事的意見，又常常同鮑叔相反。

旁人也看他不起。

鮑叔說：

「人的時運有時好，有時壞。等到管仲的機會到了，他料

事的意見，也就不會錯了。」

管仲聽了，嘆口氣說：

「生我的人是父母，知道我的人，是鮑叔呀。」

齊僖公有兩個公子，一個叫做糾，一個叫做小白。

管仲對鮑叔說：

「將來爲齊國的君的，不是糾，就是小白。我同你各做一個人的師傅。將來，互相照應。」

鮑叔很相信管仲的話。

於是，管仲同召忽，爲公子糾的師傅；鮑叔爲公子小白的師傅。

後來，僖公沒有德行。於是鮑叔公子小白跑到莒國去，管仲同召忽奉公子糾跑到魯國去。

後來，僖公死了。公子小白，聽見國亂無君，同鮑叔計議，向莒國借得兵車百乘，護送返齊。

且說管仲也知道這個消息。他從魯國借了兵，跑到即墨，聽說莒兵已過，從後面追來，又走了三十多里。正遇見莒兵停在那裏，造飯休息。

管仲眼睜睜地看見公子小白，端坐車上。

管仲向前鞠躬，說：

「公子別來好嗎？」

小白點點頭。

管仲又問：

「公子到那裏去？」

小白說：

「去奔父喪。」

管仲說：

「糾是大哥，應該居喪。公子還是休息休息好，不要自己勞苦。」

鮑叔說：

「仲還是走開吧。各爲其主，不必多說話。」

管仲看見莒兵睜眉怒目，多想打仗。因爲恐怕衆寡不敵，所以故意退走了。走了不遠，忽然彎弓搭箭，向定小白，一箭射來。

小白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倒在車上。



鮑叔連忙來救。

大家嚷：

「不好了！公子

射死了！」

一齊大哭起來。

管仲帶了兵，加鞭
飛跑去了。在路上，

管仲嘆口氣說：

「公子糾有福，應

該做國君的！」

慢說管仲心中歡喜。且說管仲那一箭，只射中公子小白的

帶釣。小白知道管仲是射箭好手，心急智生，連忙咬破舌尖，噴血詐倒，連鮑叔也不知道。

鮑叔說：

「管仲多計謀，也許要跑回來的，趕快逃走罷。」

小白馬上換了衣服，乘坐小車，走近路逃到臨淄。
進城。遍謁諸大夫，代小白做說客。

諸大夫說：

「子糾要來，如何是好？」

鮑叔說：

「小白先到，自然是立小白爲君的。」

諸大夫說：

「魯侯要幫忙子糾，怎樣辦？」

鮑叔說：

「我們有了國君，魯侯自然會不管了。」

於是大家同意，歡迎小白入城，是爲桓公。

後來有人，做了一首詩，恭維桓公：

魯公歡喜莒人愁，

誰道區區中帶鉤！

但看一時機變處，

便知有智合諸侯。

這首詩，是說桓公能夠裝死，所以躲過一時的難關。小處有智

謀，大處自然也有辦法。難怪他後來能九合諸侯，一統天下的

了！

桓公即位以後，出兵刦魯，使魯殺公子糾。

有一天，桓公問鮑叔說：

「將何以定社稷呢？」

鮑叔說：

「得管仲同召忽，那社稷可定了。」

桓公說：

「管仲同召忽，不是我的仇人嗎？」

鮑叔說：

「正因爲是仇人，所以要他們來合作。」

桓公說：

「化敵爲友。」

「那嗎，他們肯不肯來呢？」

鮑叔說：

「趕快叫，他們是可以回來的。不趕快叫，他們是不回來了。魯君和施伯，知道管仲爲人是很聰明的。他若叫管仲做官，管仲做了，那管仲一定不回來了。不做，他知道管仲要回齊國，一定要把管仲殺掉的。」

桓公說：

「那嗎，管仲要在魯國做官嗎？」

鮑叔說：

「不會的。管仲不爲子糾而死，他的意思，是爲了要定齊國的社稷的。現在，管仲肯回來，一定可以幫齊國做事。」

桓公說：

「管仲肯幫忙我嗎？」

鮑叔說：

「一定的。他不但是幫助你，是爲了先君的緣故。你要定齊國的社稷，不如趕快去歡迎他。」

桓公說：

「恐怕來不及了。奈何？」

鮑叔說：

「施伯的爲人，敏而膽小，你若想法要管仲回來，他一定不敢殺的。」

桓公說：

「好的。」

在魯國，施伯有一天對魯君說：

「管仲是一個英傑！君若想改革魯國的政治，不如使他在魯國做官，給他一個很好的位置，那樣，齊國是會弱下去的。他若不肯在魯國做官，不如把他殺掉。這樣，也可以使齊國的國君歡喜。」

魯君說：

「好。」

魯國還沒有給管仲一個位置，齊國的使者來了。齊國的使者，很誠懇的說：

「管仲同召忽，都是我的仇敵。現在魯國，我願意活生生

的得着他們。若是不能得着，那嗎，你是同仇敵同黨的。」

魯君問施伯，施伯說：

「你把管仲給了他也罷。我聽說，齊君能幹而且驕傲，雖然得着賢人，能夠一定用他麼？齊君能夠用他，管仲是可以做一番事業的。況且，管仲，天下的聖人，現在回齊國，天下的人都崇拜他的。豈但是魯國呢？現在假使把他殺掉，他是鮑叔的朋友，鮑叔因此同你作對，你是犯不着的。不如讓管仲去罷。」

魯君於是把管仲與召忽束縛起來。管仲對召忽說：

「你怕不怕？」

召忽說：

「怕什麼？」

管仲說：

「你怕死嗎？」

召忽說：

「怕什麼死！我不早死，因為我有一宗旨的。現在，宗旨已經定了。假如你爲齊國的左相，我一定爲齊國的右相。雖然，殺你而用我，是羞辱的。你爲生臣，我爲死臣罷。忽知道爲萬乘的政治而死，公子糾可以說是有生臣了；你生在這裏，爲諸侯的霸臣，公子糾可以說是有死臣了；你爲了平安，生的是爲了成名；名不兩立，平安不是無代價可以得來。你努力吧！死生是有數的！」